

# 相见欢

非天夜翔◎著

市售 暮海天神醉月篇

长江出版社  
漫娱文化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相见欢. 下 / 非天夜翔 著.

—武汉 : 长江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492-4982-4

I. ①相… II. ①非…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93890 号

本书由非天夜翔委托天津漫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正式授权长江出版社, 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中文简体版本, 并取得其他衍生授权。未经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和使用。

## 相见欢 下 / 非天夜翔 著

---

出 版 长江出版社

(武汉市解放大道 1863 号 邮政编码: 430010)

出 品 漫娱文化

(湖北省武汉市积玉桥万达写字楼 11 号楼 19 层 邮政编码: 430060)

出 版 人 赵 冕

选题策划 长江出版社青春动漫编辑室

市场发行 长江出版社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jpress.com.cn>

责任编辑 陈 辉

装帧设计 肖亦冰

印 刷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mm × 1120mm 1 / 16

印 张 17.75

字 数 39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92-4982-4

定 价 38.00 元

---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联系本社退换。

电话: 027-82926557(总编室) 027-82926806(市场营销部)

# 相见欢

非天夜翔

◎

著

下卷  
暮海天钟醉月殇



世人谈我功过，俱可一笑置之，

唯独你喜怒哀乐，常在我心头。

本故事为架空历史背景

# 相 凡 欢

## 目录 CONTENTS

007	围城脱困	第一章
023	诸事烦忧	第二章
043	三年之约	第三章
063	叔侄相认	第四章

第五章	雪夜行刺	091
第六章	年关将至	111
第七章	热血未冷	135
第八章	暮海天钟	169

201	中秋之夜	第九章
227	黎明之前	第十章
249	山河骤变	第十一章
265	为欢几何	第十二章







相  
凡  
欢

※ 围城脱困  
第一章

段岭权衡轻重，决定与武独一同以两千奇兵助辽国皇帝耶律宗真突围落雁城，从元人的围城危机中安全返回中京重掌政权。宗真更以此与武独代表的陈国签订契约，许诺辽军永不过浚水，两国再无战事。

段岭定下计谋，安排十队辽军冲出城去。宗真混在其中一队中，让元军摸不着头脑，以此寻隙逃脱。随着城门大开，段岭此生中第二次面对如此众多的元军。

元军如海潮一般涌来，然而耶律宗真的铁甲马更为凶猛，一瞬间直接撞了上去。突围军连番出城，元军还未明辽军之意，以为是来袭营的，刚回过神，后阵内便四处起火。

一队队的辽兵接连冲了出来，四处冲击元军的防线，每出一队兵，防御阵线便被打开一个缺口，元军开始调动兵马，竭力应对。

段岭根本不知道面前有多少人，但宗真一定已安排人在城墙上观察过，确定他们冲的是防御最薄弱的地方，然而正面撞上去时，至少也有上千人。

拒马桩被铁甲战马撞开，第一拨上前迎击的元军被撞得人仰马翻。紧接着更多的元军开始包抄，四处全是杀声、呐喊声，还有流箭飞来飞去，段岭已无法弯弓搭箭，一旦被撞下马，将是死路一条。

他紧紧地抱着武独的腰，把头埋在他的背上，闭着双眼，本以为当有不少惨叫声，但他们身边，反而是最安静的。

只因武独手持烈光剑，见人杀人，见马斩马，有人手持兵器冲来，便连人带兵器一起斩断，时而回手摸暗器，暗器飞射时，便有人悄无声息地坠落马下。

剑上、暗器上统统喂了见血封喉的剧毒，哪怕钉在马匹身上，战马也瞬间翻滚丧命。

如同暗夜中浴血的死神，稍沾上一点边便有一条生命无声无息地葬送。

直到攻势稍缓，武独大喝道：“山儿！”

段岭手臂紧了紧，示意他还好，武独吼道：“所有人，闭气！”

紧接着，武独叼着铁哨，猛地一吹，内劲到处，尖锐声响，冲向最后一道防线。

耶律宗真与一众卫士接到命令，同时闭气，突围出来的上百骑齐齐踏动地面，发出闷雷般的声响，向着朝他们发动冲锋的上千敌军猛然撞了过去！

两军相撞的瞬间，武独双手一展，带着段岭俯在奔霄身上，以内力朝两侧送出两道药粉，呼啦一声呈水平线飞射而去，药粉悄无声息地在空中扩散，飞扬。

紧接着武独反手一揽段岭，身后所有士兵同时侧身，藏身战马身侧，固定住身躯，撞上了元军的冲锋阵。

高举武器的元军碰到那道药粉，登时全部翻倒，防线又被打开了一个缺口。武独抖开烈光剑，将撞上来的中毒士兵斩成两半，第一个冲过了包围圈！

“过了！”武独喝道。

段岭马上摘下背后长弓，侧身，弯弓搭箭，指向两人身后。

辽军也冲过了防线，元军除却中毒士兵，还有数百人，当即呈包抄阵势，朝他们冲来！

“解甲——！”黑暗中，辽军吼道。

奔马狂冲之中，辽军纷纷一扯马上系绳，哗啦一声，战马上的铁甲全部散开，被抛在身后，紧接着卫士们全部扯下身上钢铠，当真是一路丢盔弃甲，只为了减轻重量。

元军开始射箭，一箭飞来，擦过耶律宗真的脸庞，劲风接二连三地响起，段岭瞄准对方弓箭手，果断一箭。

射的却是对方的马，那匹马顿时滚倒，马上之人被后面追兵踩踏，段岭连珠数箭，每一箭都放倒一个人。

武独给他准备了足够的淬毒箭矢，箭上喂有中者立毙的蝮蛇涎，段岭专射马，不片刻就凭着这箭放倒了数十名骑兵。

“逃脱了吗？”段岭问。

跟上前的辽军越来越多，众人却不敢松懈，武独回头道：“郑彦！”

“在的！”郑彦脸上全是血，一抹道，“昌流君不知道出城了没有！”

“乌洛侯穆呢？”段岭问。

“在后头！”郑彦答道。

“别让他跑了！”武独喝道。

耶律宗真的卫队赶上，呈羽翼般散开，追赶着段岭。武独放慢了速度，问：“你们的头儿呢？”

“我在这里！”宗真的声音喊道。

折损了将近一百人，亲卫都还在，段岭回头看时，见有三匹战马跟在他们后头，其中一匹是述律端骑着。

“有受伤的吗？”段岭又道。

没有人回答，就算受伤了也不敢拖累大伙儿，希望没有事，段岭稍稍松懈了点。

“还有箭吗？”武独问。

“十二根。”段岭说，“你还有吗？”

“省着点射。”武独说，“这种毒太难做了。”

段岭嗯了一声，天空中乌云密布，月亮隐去，暗夜中伸手不见五指，马蹄包裹着布，以免惊动元军。

尚未行进多远，不远处就又传来厮杀声，是一队元军与辽军正在厮杀。

“转向！”武独马上道。

然而来不及了，对面元军已发现了他们，弃了辽军，在官道上朝他们杀来，显然是临时被调出，守在路上，足有两千多人。

官道上全是元军，同时弯弓搭箭要朝他们射来，再要强冲，必死无疑！

“进高粱地！”耶律宗真喊道，“既定点集合！”

辽军一声令下，登时唰的一声散进了平原两侧的高粱地里。紧接着箭矢乱飞，朝他们射了过来，元军也随之分为二，冲进了高粱地中！

黑暗里到处都是声响，流箭乱飞，射在段岭背上，段岭穿着白虎明光铠，也不知替武独挡了多少箭，背脊痛得要死。

一阵窸窣窸窣的声响，高粱地内似乎有什么东西疾速冲来。

武独抽出剑，突然间意识到危险，猛地躬身，挥剑斩去，叮的一声斩中匕首，继而以剑一挑，爆起一捧血雾。

是步兵！段岭心中一震，但步兵有这速度？！

紧接着一道飞索射来，奔霄登时滚倒，千钧一发之际，武独单手搂住段岭，两人同时从马背上翻了下来！

“起！”武独怒喝道，借着侧翻之力，以肩膀顶着奔霄侧旁，将它再次顶起。正要翻身上马时，背后倏然有人追到了段岭身前，抽出长刀，一刀唰然斩下。

武独突然转身，与此同时，段岭朝后猛地一退，短短瞬间，看清了冲上前的刺客！

那刺客一身黑衣，绝不是元军的人！

段岭临危不惧，反手抽出背后箭矢，一手疾探，与那刺客换招。在那眨眼的瞬间，刺客长刀挥来，斩过他的腹部，划破他的外袍，现出内里的白虎明光铠。段岭手中箭矢则在那刺客脸上一划，划破皮肤，带起血花。

刺客朝前一步，突然就倒了下去。

武独再出剑，带着段岭一避，躲过侧旁袭来的又一名刺客，手起剑落，把那刺客斩死高

梁地下。

细箭无声无息地飞射，有刺客冲向奔霄，被奔霄一脚踹飞。

“奔霄！跑！”段岭见追不上战马，怒喝道。

武独拖着段岭的手，跑进麦田深处，迎面又是一剑。武独长剑掠过，将那刺客斩死，倏然收剑，与段岭错身，挡在他的背后，两手一式漫天花雨，无数飞镖射进高粱地内，闷哼声四起，刺客应声而倒。

“影队的人？”段岭问。

“别害怕！”武独说，“跟紧我！”

然而下一刻，元军杀了过来，两人在高粱地内狂冲，已无法找到战友们。侧旁突然又出一剑，武独大喝一声，侧身撞进高粱地内，然而就在此时，一队元军直撞过来！

“武独！”段岭焦急喊道。

黑暗之中一片混乱，段岭险些被马匹撞倒，与武独牵着的手被马匹冲开，幸而武独先放手，否则段岭的手臂就要被元军从马上挥来的一刀给斩断。

段岭抱头一个翻滚，滚进了高粱地内，翻身起来时，武独已不知去了何处，他马上弯弓搭箭，寻找可能的掩蔽处。

这个时候绝对不能呼救，否则刺客一找来自己就死定了。

他弯弓搭箭，还剩下十一根箭矢，说不定还能撑一会儿。

乌云退去，月光洒下，周围一片敞亮，不远处有声音朝他接近，又是刺客。段岭已来不及多想，以箭矢指向声响处，等候那刺客扑上来的一击。

果然如他所料，一个身影飞身而出，在半空中抽刀，旋转，朝他当头斩下。段岭果断放箭，紧接着朝前一步，以背脊去挨那一刀。

那一箭正中刺客咽喉，那人在半空中便全身抽搐，朝段岭摔下，那一刀也再无力道。

然而在段岭的背后，一匹战马横冲而来，猛地撞中了跃上空中，一刀朝段岭脖颈斩下的又一名刺客！

段岭蓦然回头，看见战马上滚下一个人，那人抽出佩剑，剑上反射着银白色的月光，却是郎俊侠。

“走。”郎俊侠说。

“乌洛侯穆大人？”有刺客道。

“走啊！”郎俊侠勃然大怒地喊道。

“走！”郑彦策马冲来，将段岭一扯，拖上马去。

段岭晕头转向，上马时回头望去，月光下，高粱此起彼伏，到处都是刺客袭来的痕迹。

“不……等等！”段岭焦急道，“他会死的！”

“管不了他了！”郑彦大声道。

一阵风吹来，段岭转过身，眼中映出高粱地中的景象。

狂风掠过，高粱被吹得低伏下去，郎俊侠孑然一身，双手持青锋剑，面对四面八方涌来的刺客。

时间的流动仿佛变得异常缓慢，从他们相遇的第一天起，段岭便仿佛从未真正地认识过他，印象里的他总是那个即将离开自己的背影。

在名堂外转身离去的背影、上京风雪夜里艰难起身面对刺客的背影、父亲回来那天翻身上马离去的背影……

及至如今，他仍然背对着离开的段岭，甚至不曾回头。

段岭看到的，总是他的后背，记忆最深刻的，也只有他的背影。

段岭缓缓闭上双眼，抽出箭矢，一根接一根将箭囊射空。

紧接着郑彦一手控马，反手按住了段岭，强行让他俯身。越来越多的元军从官道上冲下，如同海啸一般涌进了麦田，郑彦抽剑，剑光频闪，鲜血遮蔽了段岭的视线。

乌云涌来，遮没了月光，郎俊侠面对一众刺客的身影被黑暗所取代。

忽然之间，在那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夜里，火焰接二连三被点亮，蔓延。

“武独——！”段岭大喊道。

武独放完火，火借风势不住席卷，火舌开始大片地扩散，冒出浓烟，他驾驭奔霄冲来，侧身贴向郑彦的奔马。郑彦将段岭猛地一推，推向奔霄。疾奔之中武独抓住了段岭，甩开背后元军，与冲过高粱地的辽国卫士会合，冲出了元人的包围圈。

滚滚浓烟冲天而起，在破晓之时弥漫。

段岭疲惫不堪，靠在武独背上，仍不住回头望。

耶律宗真的卫士们被熏得满脸黑灰，与他们会合，转入小道，抄近路前往黑山谷。

正午时分，苍白日光下，所有人翻身下马，筋疲力尽。武独挨个点数，宗真的卫队折损近半。

“进入黑山谷前，我们再没有办法抵挡元人的追杀了。”耶律宗真说。

“不必担心。”武独卸下头盔，扔在地上，发出声响，他跪在溪水前洗脸，冰冷的水令他清醒了些。他长吁了口气，抬起头，在刺目的阳光下稍稍眯起眼。

“只要过了汝南，我们就安全了。”武独说，“我的部下都在那儿等着，只要元军敢进黑山谷来，不会让他们活着出去。”

耶律宗真问：“你们那名被抓住的同伴怎么办？”

段岭身边只有有限的几个人，耶律宗真从一开始就一直注意着郎俊侠，只是不方便问。

“我另想办法。”武独说，“你们有多少人被俘了？”

“剩不下几个。”耶律宗真说，“还是要以大家的安全为目标，如果可能，我也不想扔下

他们。”

武独沉吟片刻，说：“先和大部队会合后再想办法。”

武独喝过水，提着头盔起来，回去找段岭。

段岭困倦至极，倚在树下不知不觉地睡着了，郑彦在一旁守着，武独刚一靠近他，在他身边蹲下，段岭便蓦然醒过来。

武独把手放在段岭的手背上，稍稍紧了紧。

“出发了吗？”段岭没有提郎俊侠的事，只是茫然地问道。

“喝点水就走吧。”武独说。

众人短暂休息后，再次踏上逃亡的道路。前去侦查的述律端回来了，告知元军还在尾随，速度却稍稍放缓了些。宗真手下配备的都是健马，段岭与武独骑的又是奔霄，已甩开了他们十五里路远。

大家上马时，耶律宗真用辽语朝段岭说：“我碰上他了。”

“谁？”段岭也用辽语回答。

“布儿赤金·拔都。”耶律宗真答道，“带着元国第一勇士阿木古，你的朋友与阿木古交过手，你不知道吗？”

段岭与宗真对话，其余人便站在马前等候他们上马。

段岭说：“先进黑山谷去，他们追不上咱们的。”

“那个人，”宗真用辽语说，“对你来说，很重要吗？”

段岭答道：“上一次交战时，我已经和拔都说清楚了，对我来说，咱俩的安危比……”

“我是说那个人。”宗真打断他，“被抓走的人，他是鲜卑人？”

段岭一怔，沉吟片刻，转过头去。

“没有。”段岭抬眼再看宗真，说，“他曾经背叛过我的父亲，也背叛了我，至少目前以我所知是这样。”

宗真答道：“鲜卑人总是这样，口不对心，摇摆不定，走吧，先走再说。”

宗真与段岭上马，前往黑山谷。沿途经过汝南城，武独侧过头，与段岭一同注视着破败的汝南。

突发奇想的一次离开，竟会引出这么多事，纷繁错杂的变化来得实在太快，令段岭措手不及。

武独仿佛知道他的内心所想，认真道：“许多事的发生，乃是命在指引，诸人皆有命。”

“驾！”武独快马加鞭，奔霄冲进了山谷内。

风云聚散，段岭还来不及再看一眼自己的故乡，便进了黑山谷中，他们经过先前驻扎的伐木场，朝阳的那一小面山被砍出不少树桩，浚水上游的刨枝机关弃置着。

“在哪里？”段岭问。

“快到了。”武独带着他们越过伐木场，朝更南边行去。

山林中飞鸟盘旋环绕，初入冬时黑山谷已下过一场小雪，此处距南陈疆域不过二百一十里。到得此处，已近乎完全脱险，再朝南赶路一昼夜，就能抵达陈国地界了。

段岭看见了山脚下的陈国军营，如得大赦。

进营时，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秦泷出营来接，身后跟着邺城、河间两地的军队。

“校尉、太守大人。”秦泷见来了这么多人，里头居然还有辽人，略有意外，却没有多问，答道，“斥候带来信报，元军先锋部队正在逼近黑山谷。”

“预备好伏击了吗？”武独问。

“已经在峡谷两侧埋伏下。”秦泷说，“只要敌军来袭，发动埋伏，足可制胜。然而有件事，必须告知两位。”

“什么？”段岭突然有了不祥的预感。

“我们的斥候在路上杀了一名元人信使。”秦泷说，“信使携有窝阔台的亲笔信，是写给布儿赤金·拔都的。”

段岭与武独沉默，看着秦泷。

秦泷说：“窝阔台认为他们在落雁城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十天前发出命令，让他们尽快转向，改而攻击邺城。而且，七夕夜里布儿赤金·拔都战败，朝托雷写信求援，托雷说服了察合台，将这五万大军交给他指挥，由查罕作为监军辅助。”

段岭仿佛掉进了冰窟里，暗道不会吧，本以为来年元军才会卷土重来，没想到他们居然要在正式入冬前就彻底解决掉邺城。

“十天前？”段岭问。

“是的，十天前。”秦泷答道。

那个时候自己还没到落雁城，原本元人的计划只是攻打落雁城，挖出藏身城中的宗真，战略目标临时改变，莫非是窝阔台不打算再帮韩唯庸了？

“你先带客人们去休息。”武独朝段岭说。

段岭沉吟，武独认真地看着他，段岭只得点头，朝耶律宗真做了个请的手势，带他前往监军营帐里去，吩咐人安排辽军的歇息之处。刚要坐下时，耶律宗真却进了帐内，帐篷中只有他们俩。

“这儿还是不安全。”段岭说，“暂时休息一晚，明天我让人护送你们南下，抵达邺城后，再送你们西行，从玉璧关或是潼关出关。”

“不。”耶律宗真一手放在段岭肩上，认真道，“我与你们同进退。”

段岭说：“你的性命至关重要，陛下。”

“你的性命也很重要，殿下。”耶律宗真笑道。



段岭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什么。

“元军锲而不舍，追在后头。”段岭朝耶律宗真说，“以拔都的作风，他不会离开大部队太远，现在他已经与大军完全脱离了，你觉得这是为什么？”

“他们很可能会弃落雁城，越过浚水，入侵陈国地界。”耶律宗真显然十分了解拔都，答道，“背后有着大军的支持。”

“所以我无法保证你的安全。”段岭说，“最稳妥的方法，就是你尽快回去。”

“回去以后我也无法调动军队，在第一时间来救你。”耶律宗真说，“前天夜里咱们脱逃时，元人一定改变了策略，为了追到我，我猜想是沿途南下，入侵邺城。”

这也是段岭最担心的地方，本意是救下耶律宗真，没想到拔都居然要借着元军势大，一雪战败之耻。希望拔都只是意气用事，并未有完善筹谋。

五万元军，这次再过浚水，绝非上次五千人的规模，邺城与河间将被夷为平地。

“明天再说吧。”段岭还需要好好地想一想。

耶律宗真点头，径自出帐篷去。段岭从前对他并不太熟，重逢后，彼此加深了了解，方逐渐意识到，宗真就像多年前给自己的印象一般，乃是性情中人。如果他不是辽帝，自己不是陈太子，段岭更希望能交上这位毫无利益掺杂其中的挚友。

“武独让你先睡会儿。”郑彦撩起帐帘，端着一点吃的，进来说。

段岭身心俱疲，郎俊侠生死不明，拔都正在逼近黑山谷，事情正在朝着不可控制的方向发展。

“这伙元人，”郑彦说，“简直不按规矩玩。”

“兵贵在防不胜防。”段岭答道，“这是窝阔台的作战风格，只是我没想到，他们居然这么铁了心，要拿下邺城。”

“该来的总是会来。”郑彦答道，“你也别太操心了，又不是你害的。”

郑彦这么说，是因为他不知道内情，只有段岭心知肚明，拔都为什么这么执着于上门来踢馆，除却元的虎狼天性外，还有另一个目的。

简直是太蠢了，就像个总是长不大的小孩——段岭不禁心想，哪天他要是把自己抓住了，说不定要在南陈太子脖子上套个狗圈，趾高气扬地牵着他到处遛。

但目前拔都与查罕还不知道窝阔台让他们南下的消息，说不定能利用这个漏洞来做点什么。

段岭倚在帐篷的靠垫上，昏昏沉沉地睡去，连夜赶路且是马上急行军，全身都在痛。

天渐渐地黑了下去，他陷入了一个绵长的梦里头，梦中自己还没有长大，仍在名堂读书，初一、十五回家时，郎俊侠就在身边陪他读书写字，帮他的桃树浇水。

他曾经以为郎俊侠就是他爹，也猜测过，郎俊侠是不是在骗自己，不说只是因为不方便说，那句“以后你就知道了”，也随之有了不同的意思。